

19

V
J550.8
L61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六

李栻纂褚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

至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定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先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

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
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
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
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
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
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朱氏曰此章大意只是貴精養神誠我學莊之學
者擬而為之也善讀者因言可以知人

總論

褚氏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
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觀人之從已無異
乎穿非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
南華歷叙古人之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孔孟之
為修伊傳之為治巢許之為間老彭之為壽以跡
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者以其有為
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
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天行
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雷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
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
恬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柙藏于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
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

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神氣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欲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灋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

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
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
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
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
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
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
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

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
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也樂全之謂得
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
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
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
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
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

民

朱氏曰此章原後世失其天性至於名實純謬之故足開俗學偏蔽開其蔽而莫挽其趨奈何隨時順應安於不失已而已繕性於俗束於教也生而無以知為者生其心而無所住也彼正而蒙已德者守格式而昧其真心則不足以庇物強欲為天下庇則萬物皆失其性矣順而不一者起心欲順便自不一不故不安求安必不順沿流忘本是生法度也心與心識上下彼此以心識相角卒至於亂時之不可止也反一無跡守其真淳與民相忘於無事也深根潛龍在淵寧極萬籟俱寂智窮天下以知巧壓服人心知窮德以已之所明者推極於言行之間求無滲漏是有心造作非率性之自然也此章聲氣體裁皆類東漢蓋因莊子少仁義而恥禮樂故原仁義禮樂之初起於良心而徇名失本者之基亂也君子思不出其位無所待也今日深根寧極而待即此一待有為而為非天德

非土道矣根不深寧不極矣杳冥之幾聖狂攸判豈莊子之心聲哉

總論

緒氏曰是篇主意謂人無超軼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虛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又又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樞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夫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

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

音侯

渚崖之間不

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

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

力罪

空音孔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
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
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
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
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
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達乎

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
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
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
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
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
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
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
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音孚又音哀

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

不得

德誤

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

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
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
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
如狸狔言殊技也鵠鵠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
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
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

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
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
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
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
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

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
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
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
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
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夫舊作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德躅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仁北海
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
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德殉名謹守而勿
失是謂反其真

朱氏曰此承上章小職小行之意而明其病于道
德也大率模倣首篇鯤鵬之論而枝葉加繁中間
自細視大一段意亦精到可語大理即下文大義
之方萬物之理觀此結構豈能繼莊者哉遙而不
問二句外物不動於心也之噲讓在戰國時稱曰
昔者則非孟子同時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一段
去莊不遠反衍猶曰反復凡物有餘則復迴也儼
乎若有君一段與仲弓問仁章意相似不位形形
日衰而不可預論也位乎
得無以得殉名二得字強解亦可通但不若德字

為平易耳謹守而勿失雖承上三句何能反
真即此一言斷非莊子宵襟餘義皆明不贅

夔憐蛇音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

吾以一足矜初稟蹕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

衆足獨柰何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

用足批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

我則勝我踏也舊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

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

惟聖人能之

朱氏曰此言天機之在萬物各有自然之分非歆

羨畔援所能與又解河海之校量也與大瓠大樽

之義相近彼言素位此言願外故有勝負相形亦

與莊意相左夔無角一足而行紀在山海經目力

乘虛高則天象遠則山林一舉目而見勝於風矣
心則轉盼之間而再撫四海其出其入絕無聲臭
尤勝於目申論遺之者心目歸諸聖人也目猶圍
於形心則非形所固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可
形容故不言且欲人致思於此
得其無所校量者而成大勝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
勞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褚氏曰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
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命
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
內得其至富至貴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
其心卒致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
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
明何以
與此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
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
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

聞夫埴

音坎

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鼃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足滅跗還軒

音寒

懈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

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

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

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

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

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螭負山

南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

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

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

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巨切反而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走

朱氏曰魏牟公孫龍事列子籍中與此不同蓋二子皆當時辨士互有得失故紀載若此列在莊前或者牟龍二子學有消長故此優牟而劣龍歟此章大意只是形容莊子之書不易讀非得莊子之心不得讀也亦以申明小行小識之傷道德者以愚論之莊子必不自憍若此豈猶二戴之禮出于衆人之所記故多擴入附會者乎邯鄲之行潤步麗容動人觀而起人敬者國能猶曰國是言其行動之態優於一國也失故步而匍匐者嬰孺學成人之威儀則勞而至困力不能支是以匍匐而志隙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褚氏曰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為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成功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褚氏曰鴟得腐鼠而嚇鷦鷯又何足以知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

知之濠上也

褚氏曰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昧己性者無以知人故似物多滯迹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問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辨視南華之壘若不足攻豈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之本可知也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反求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莊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猶言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夫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度協經意

總論

褚氏曰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起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時適然耳翻覆辨難卒歸歸於無以人

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
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蒙蛇風之
相隣喻人以不知短長為愧而弗悟天機之不
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其
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
別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
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
以見聖人之勇非鼃海鯨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
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濁所見隘陋
誰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
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
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鵲鵲豈畱情於腐鼠皆嘆
時之濠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
物我之性本同以形問而不知相知耳會之以性則
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
怪而說言辨之末志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
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所以警世之學先生之言
而緩殊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

當篇之

古云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列
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
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羣趣者諍諍胡挺反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
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
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
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
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
能得無哉

褚氏曰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
篇首嘆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
素分無所為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
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
南華真經 卷六 六

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大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憂不死皆疏外其形去道遠矣列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善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為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無為勿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古吊反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朱氏曰物外逍遙者情定於理應跡無滯固如此莊之言不哭之故也蓋就衆人之留情者而開諭之也若莊之胥襟一了便了不必推求其歌者蕩滌其槩然者猶登木之歌倚門之歌也鼓盆登木自滌也倚門滌人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
子惡之乎滑介叔曰忘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
我我又何惡焉

朱氏曰柳者疽毒之名如鰭腹人面之類蹙然之
惡痛楚也子惡之乎憎惡也故曰亡吾何惡假之
而生生者塵垢也言此身借太虛之氣會合而有
生今柳又生於此生之時亦如塵垢之集於器物
之上耳人生曰觀化今
曰化及我者還於化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

音婁音亮苦亮
獨骨樓骨反

然有形檄以馬捶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
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
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
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
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
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問
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褚氏曰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反我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錢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世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制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惜忤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耶陳碧虛名此章為兩謬所以破三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

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里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鱉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諂

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
故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
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諸氏曰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強是皆得
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主
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以為反復其言矣故繼
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此
以已養養為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
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
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
自然也不同意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
而不存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
之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惟予
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
有幾得水則為鼃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
陵屯則為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螻蟻
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鵽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
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軫音況生乎
九猷音歡督芮生腐穢音穢羊奚比乎不筭音反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褚氏曰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
舉差畧其文夫動化生植之理耳日不可徧及非
知性君子不盡其故也蓋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
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
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
二醯字為句次九猷腐蠅次羊奚至清寧為一句
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願輅黃輒督芮為
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
醯食醯生乎願輅願輅生乎黃輒黃輒生乎九猷
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腐蠅腐蠅生乎羊奚羊奚
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
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
爾雅熊虎配豹山海經南山多獬狴郎璞註豹之
白者獬狴是獬之別名獬又豹之別名也

此篇褚氏不為總論意其指無不明也即其以五
樂名篇首唱無為繼以死不必哀疾不足惡且意
死者不願生則以有為之累明矣孔之憂顏益見
有為之徒勞不若順物守已之不擾求引列子乞
食之段以見物化之無窮智慮
不能測終於無為而後已也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六終